永叔老泉文選

國家圖書館藏書之印

與石推官第一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急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舉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歡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為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

世之意（先稱譽）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
太過（決說文字規諷）其論若未深究其源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語須相見乃
能盡（乃及本事）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
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
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耳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曹折引入）
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
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
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為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
此然（一折）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
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為異

者歟（二折）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
以為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為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為之
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三折）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
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四折以下就教學者說）古之教童子
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
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為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
所法哉不幸（五折）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人果為獨異乎今不急止則
懼（六折）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為憂而
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

書法本不足責然有求異之意則病在心術矣公所以効

忠告也。篇中無一直致語。其探刺隱微。指說流弊。皆用委蛇曲折之筆以取之。可為朋友責善之法。

與石推官第二書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畧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為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喻僕之意。非足下之不喻。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畧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為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

此本頗辭而公因認為悞聽

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足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斲木為棋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分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毋仌仌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巵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未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庶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簿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賢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

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

折其矜傲之氣

守道矜奇負異不肯即服故折之一以平正之道立言極有法則

與尹師魯書

前一段叙別後寒暄勞苦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知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為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荊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荊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

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
皆昔所游往上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
此行為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
皆可飲食蓋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
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
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閤于朋友此
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于極憤而切責之
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為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
見吊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
不為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
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
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
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甚世人不見如往時事
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
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
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
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為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
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
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
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畧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

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為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于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為大不為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秖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真摯語無一毫裝點。率爾疾書。差比成章。自有條理。乃天下之至文也。

士大夫被罪後。或憤激怨望。或窮愁乞憐。或翻作放達自適之意。大抵非不可磯。即愈疏耳。讀公此書。其所以處之者有道矣。

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遊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喜為辭章與吾亦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懽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趨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泛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遊居相國寺圖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犖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

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能安酣豢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誚其坐人〻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邪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與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

（借其老亦不測）（方壯其所為忽）

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師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于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敷處忽從天而下奇絕橫絕）（通篇無一語及詩收）

歐陽作兩釋集序皆有奇氣而此篇忽起忽落如隼鶻之疾擊

釋祕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手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一旬內包多少意態）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屠祕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間（見得詩之餘事）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次因曼卿得祕演）

飲大醉歌釜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之濟鄆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其橐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崛崒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於其將行為叙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多慷慨嗚咽之旨覽之如聞擊筑者蓋祕演與曼卿遊而

歐陽公於曼卿識祕演雖愛祕演又狎之以此篇中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 茅鹿門

歐公叙與兩人交却儘自占地步

集古錄目序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以下承得于有力之強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粮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以下承近且易不能致之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

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入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僊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錄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為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兼照上兩段

善于斡旋

關係

通篇言聚乃以散意作結

自然照應

此篇以聚散兩字為眼鹿門文鈔但標出聚字便不周匝

集古錄目二

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為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于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于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捨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捨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于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

此一段文字真可為杜公籍恨

擯進一句

以下分三段皆致痛惜子美之意而此段以其文章關世運盛衰為國家惜

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

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〻其可不為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為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為今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材者惜也

此段公自言與子美同學

子美之齒少於予為古而子美又當其難為友朋學者惜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于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摘裂號為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于古焉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

此段又以子美一生升沉事歸之于命為子美一身惜

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為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即之溫〻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而排斥二三大臣而下欲以子美為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采進顯于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悲痛之至

歐公為子美集序其情深至茅鹿門云讀此文往〻欲流

涕不妄也。悲痛之深。語意反覆叢雜。今畫作三段看。要之公作文時。固非先設此三段局也。文成而視之如此耳。但為學者誦讀。不得不立箇楷範

本傳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孫。耆子。娶宰相杜衍女。衍時與范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為。會進奏院祀神。舜卿等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會賓客。拱辰諷其屬魚周詢等劾奏。因欲搖動衍。於是舜欽等俱坐自盜除名。同時會者皆知名士。因緣得罪者十餘人

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鳥獸之為物。衆人之為人。其為生雖異。而為死則同。一歸於腐壞澌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于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逾遠而彌存也。其所以為聖賢者。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見之于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脩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卧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

此節指出三不朽而分低昂其間以言為末

欲言文辭之必朽先言有不朽者

此東萊所云階級迂無所云轉折過換者也

尊之以為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作兩層頓跌）施於事況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東萊云警策）奕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東萊云下得好）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為文章稍稍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予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為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此篇文字象一箇階級自下說上一級進一級呂東萊轉折過換妙樓迂齋

法度變化融渾故通篇曲折最多而讀之端如珠貫亦六一翁平生最得意之文豈將引醇醪而止酒者耶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

起處便優游有豐樂之意

勤住

宕開

樓云所以說到此者蓋要與後面民生安樂張本

感慨無限

就上文

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宣上恩德)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與民共樂)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點題)于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結得意盡)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不歸功于己而歸功于上最為得體欽千戈用武以至平定休息施于滁則又着題詩也讀之使人興懷古之想(棲遲齋)

若無中間感嘅一段但鋪張豐樂之意歌功頌德成俗文矣醉翁亦不過遊遨熟就生耳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于杭于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于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于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絕

者。乃皆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為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為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為之涕零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偕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閶闔商海。實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待從。又有四方遊士為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徘徊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

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如累九重之臺。一層高一層。真是奇絶。唐荆川

胸次清曠。洗絶古今。茅鹿門

合三評。方盡是文之工。唯其筆妙古今。故能多作曲折而無層叠之迹

梅摯字公儀。知杭州。出于自請。賜詩寵行。首句云。地有吳山美。東南第一州。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像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為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為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上段分三）有功德于民則祀之者歟舞陽去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正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于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于禦盜

（層意皆言侯廟食之正）（熟緩生色）（四字即伏後斷案）（下段駁駭者之邪）（安）

而反神于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為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為雹方今歲旦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此是正解

反結通篇精神都

到

文不過三百字而十餘轉摺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唐荊川

前後分兩段亦一揚一抑之法其警拔處全在一結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為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天子嘉其來將祿之不可乃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于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游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少允祕閣校理卒于京師

前段略敘其生平大槩見其才之有用

奇

歷敘出處大節為其才有用之驗

曼卿少舉進士不第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毋老乃擇祿耶曼

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為政也縣有治聲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illegible]為校理莊獻明肅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還政天子其後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太后事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河東陝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緋衣銀魚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有欲以鄉兵捍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率而潰矣今或不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生平趣舍大節無一背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懽及可否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天子聞其喪官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難合自重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

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寧或毀身汚迹卒困于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少施于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曼卿負斯弛之才而不盡其用其所以不盡其用者則以其自重而難合也篇末特從中抽出此意以表之蓋曼卿為人混俗縱酒疑于自輕而歐公謂之自重亦微顯闡幽之法耳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故大理寺丞河南府司錄張君諱汝士字堯夫開封襄邑人也明道二年八月壬寅以疾卒於官享年三十有七卒之七日塟洛陽北邙山下其友人河南尹師魯誌其墓而廬陵歐陽脩為之銘以其塟之速也不能刻石乃得金谷古甎命太原王顧以丹為隸書納于壙中嘉祐二年某月某日其子吉甫山甫改塟君于伊闕之教忠鄉積慶里君之始塟北邙也吉甫纔數歲而山甫始生余及送者相與臨穴視窆且封哭而去今年春余主試天下貢士而山甫以進士試禮部乃來告以將改塟其先君因出銘以示余蓋君之卒非今二十有五年矣初天聖明道之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公

寫一事而其禮不備可槩

伏後段感慨

中段畧敘交遊及其為人

名惟演

王家子特以文學仕至貴顯所至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聚處）號為天下之盛君其一人也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竹林茂樹奇花怪石其平臺清池上下荒墟草莽之間余得日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而君為人（性情面目盡出）靜默修潔常坐府治事省文書尤盡心于獄訟初以辟為其府推官既罷又辟司錄河南人多賴之而守尹屢薦其材君亦（輕帶）工書喜為詩間則從余遊其語言簡而有意飲酒終日不亂雖醉未嘗頹墮與之居者莫不服其德故師魯誌之曰（只用師魯誌簡而有法）飭身臨事余嘗愧堯夫堯夫下余愧也（後前段以感慨收結）始君之塟皆以其地不善又塟速其禮不備君夫人崔氏有賢行能教其子而二子孝謹克自樹立卒能改塟君如吉卜君其可謂有後矣自君卒後文僖公得罪貶死漢東吏屬亦各引去今師魯死且十餘年（歐文收拾處真滴水不漏）王顧者死亦六七年矣其送君而臨穴者及與君同府而遊者十蓋八九死矣其幸而在者不老則病且衰如予是也嗚呼盛衰生死之際未始不如是是豈足道哉惟為善者能有後而託（結得精神）於文字者可以無窮故於其改塟也書以遺其子俾碣於墓且以寫余之思焉

吉甫今為大理寺丞知緱氏縣山甫始以進士賜出身云

此倣韓公馬少監誌而無痕迹可尋乃倣之之至也　錢牧齋

此篇以感慨為主即其敘述交遊生平處亦皆帶着感慨之意此是文章線索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庇而為生吾何恃而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曲折）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只舉治獄一事）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忽接此句有情）回顧乳者（抱）劍汝而立于旁因指而嘆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志也修泣而志之（一句接住）不敢忘先公少孤力學（畧敘崇公）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畧敘太夫人）塟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鄭氏考諱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修貶夷陵（亦只舉一事而太夫人之賢盡見）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以下歷敘恩榮表正為此而設）二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

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益自嘉祐以來滎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於是小子脩泣而言曰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庶賴其子孫矣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脩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子脩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

照寧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脩表

瀧岡阡表本為三朝錫命紀述恩榮而推本其所自與他墓表不同處要關着自身至其稱美先德只舉一二事以槩其餘更不多及立言之體固各有所當也否則或近

荊川六列銜亦是有關係文字

乎畧矣荊川文編評之曰變正謂其與他墓表不同耳

歐陽公四歲而孤六十而表其先墓又一年公致仕又一年公薨

此最加意脩飾之文與尋常興會揮洒不同學文須先學此等文能此而後可言揮洒不如此何以成家耶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君諱寶臣字元珍姓丁氏常州晉陵人也景祐元年舉進士及第為峽州軍事判官淮南節度掌書記杭州觀察判官改太子中允知剡縣徙知端州遷太常丞博士坐海賊儂智高陷城失守奪一官徙置黃州久之復得太常丞監湖州酒稅又復博士知諸暨縣編校秘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為人外和怡而內謹立望其容貌進趨知其君子人也居鄉里以文行稱少孤與其兄篤於友悌兄亡服喪三年曰吾不幸幼失其親兄吾父也慶曆中詔天下大興學校東南多學者而湖杭尤盛君居杭學為教授以其素所學問而自修於鄉里者教其徒久而學者多所成就其後

先總叙官職升降

用文學提起後以議者照應

天子患館閣職廢特置編校八員其選甚精乃自諸暨召居祕閣
此段總敘前後
君治州縣聽決精明賦役有法民畏信而便安之其始治剡也如
此後治諸暨剡隣邑也其民聞其來讙曰此剡人愛而思之謂不
可復得者也今吾民乃幸而得之而君亦以治剡者治之由是所
至有聲及居閣下淡然不以勢利動其心未嘗走謁公卿與諸學
士群居恂恂人皆愛親之蓋其召自諸暨也以才行選及在館閣
伏後應
久而朝廷益知其賢英宗每論人物屢稱之
從中柄上失端州事乃一篇要害
國家自削除僭偽東
南遂無事偃兵弛備者六十餘年矣而嶺外尤甚其山海荒濶列
先大槩
說已為丁君出脫
郡數十皆參下州朝廷命吏常以一縣視之故其守無城其戍無
兵一日智高乘不備陷邕州殺將吏有衆萬餘人順流而下潯梧
對無城無兵

封康諸小州所過如破竹吏民皆望而散走獨君猶率羸卒百餘
輕撚
拒戰殺六七人既敗亦走初賊未至君語其下曰幸得兵數千人
伏小湘峽扼至險以擊驕兵可必勝也乃請兵於廣州凡九請不
報又嘗得賊覘者一人斬之賊既平議者謂君文學宜居臺閣備
以下數轉當作一氣讀
侍從以承顧問而眇然以一儒者守空城提百十饑羸之卒當萬
人卒至之賊可謂不幸而天子亦以謂縣官不素設備而責守吏
不以空手捍賊宜原其情故一切輕其法而君以嘗請兵不得又
能拒戰殺賊則又輕之故他失守者皆奪兩官而君奪一官已而
知其賢復召用後十餘年御史知雜蘇寀受命之明日建言請復
治君前事奪其職而黜之天子知君賢不可以一眚廢而先帝已

察其罪而輕之矣。又數更大赦。且罪無再坐。然。猶以御史新用故屈君使少避而不傷之也。乃用其校理歲滿所當得者。即以君通判永州。方待闕於晉陵。以治平四年四月某甲子。暴中風眩。一夕卒。享年五十有八。

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階朝奉郎。勳上輕車都尉。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諱某。贈尚書工部侍郎。母張氏。優游縣太君。之娶饒氏。封晉陵縣君。先卒。子男四人。曰隅。曰除。曰酬。皆舉進士。曰恩兒。纔一歲。女一人。適著作佐郎集賢校理胡宗愈。君既卒。天子憫然。推恩錄其子隅為太廟齋郎。君之平生履憂患而遭困阨。處之安焉。未嘗見戚戚之色。其於窮達壽夭。知有命。固無憾於其心。然知君之賢。哀其志而惜其命。止於斯者。不能無恨也。於是相與論著君之大節。伐石紀辭。以表見於後世。庶幾以慰其思焉。

丁君有文學之才。而失端州一節。自不可掩。是文先提文學在前。至其後段專寫失守事。即用文學照應。以為斡旋篇法。倍亂而整。議者謂君以下十數行。低昂宛轉。作一氣灌注。用筆甚奇。

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為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為溝塍壅之為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為洪波瀦為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

樓云此是疏道之時

樓云言收斂之難

即入喻

樓云此

是收斂之時

奇氣

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為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為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為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為詐。于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蟠結草木以敓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為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鬬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于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于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荊楚九江之地。不分于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遂于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詢實親見。毘鄰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為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

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土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耰畚築列于兩河之壖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睊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為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于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

中其要害

形容得出

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為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為治或者以為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

安頓狄公

大命出內外守戰之

異議論警策

謗好名之惑

此駁自不可少正以破懼

第云此不可行之於樞筦執國之日

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于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立言未善　一句總束　應好名　應懼謗　雙收

議論精切筆勢縱橫開闔曲盡其妙辭嚴氣勁筆端收斂頓挫十分回斡精神深識天下之勢而議論頗從韓非孫武等書來　樓迂叁

前一段論兵驕之弊後一段處驕兵之策　唐荊川

避暑錄話云韓魏公至和中還朝為樞密使時軍政久弛士卒驕惰欲稍裁制恐其忤怨生變方陰圖以計為之會明允自蜀來乃探公意遽為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覽之大駭謝不敢再見微以咎歐文忠而富鄭公當國亦不樂之故明允久之無成而歸累年始得召按此與辨奸一段皆出葉少蘊其言雖未可盡憑然明允心事似非靜正動和之人讀其書可想見其微也　王聞修

易論

劈頭將禮配易說起便奇特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為之明而易為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為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為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為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即勞欣然戴之以為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洗發

說禮處甚詳以其明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

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明）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于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明）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轉振）

故其道之所以信于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為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說易處甚略以幽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為爻通陰陽之變以為卦考鬼神之情以為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幽）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為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重重掩束大勢雄厚）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為新奇秘怪以夸後世邪（前言尊言幽言不可窺至此歸併在至神兩字）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又分出卜去）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為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于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為陽或為陰者必自分而為二始掛一吾知其為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為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扐吾知其為一為二為三為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為二吾不知其為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

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老泉此等文麤枝大葉不甚精細然却于麤枝大葉處饒有先秦氣味亦韓歐以下所無也

樂論

起得遠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為君父之為父兄之為兄而聖人為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為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耻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

承禮論來

易

易行

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于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肉有堇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堇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為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〻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為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〻欲〻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〻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為樂為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蘇氏父子兄弟于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〻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凌雲御風之態 茅鹿門

機局與易論同。而此較圓轉。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于是禮之權又窮。（二意矗然而起）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為也。為人臣。為人子。為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如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敺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為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

（頓跌好）（襯托）（透闢）

此句求上

禮為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弒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于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于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于淫者也小雅悲傷詬讟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為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于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說詩處愈支而文自澎漾可觀。茅鹿門

此篇多用頓宕襯托之法。初學熟之。則下筆自活。

春秋論

起手便擒老泉文多如此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于是非。

此句是欄柄

有此句方好遮駁

起處兩件平說此方側說

宕折

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謝云一難）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謝云一解）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謝云二難）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之作也。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引証）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托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則賞罰之權。固在魯矣。（謝云二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謝云三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不得已三字是眼）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而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此下借齊晉一駁見思周公而與魯之意）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謝云四難）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四解然此一難一解不歇氣只是轉筆）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者何也。（謝云五難）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

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然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從前辨難至此住）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常弒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後之效夫子作春秋者吾惑焉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此文有法度有精神有光歆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謝疊山

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到底　唐荊川

老泉六經論唯春秋差純正博大疊山極稱之然視他篇

較少嶔崎險峭之致

始言賞罰之權不自與而與魯亦非與魯而與周公未言思周公故與魯與魯則春秋非孔氏之書其文勢往復如此

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起分三項人說）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樓云又添一常字時字襯上段）天下也以時（時即暫字之意）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喻警切）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瞻逗常字）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于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

固不能為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明點時字）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轟焉遶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撇過聖人以後只將賢愚兩種人比說）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于其所及（樓云看他下專字兼字與精粗字）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曲曉）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即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即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即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即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于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于九也（用譬喻結妙）（奇儁以上于中設喻）（筆轉）

此等意脉自戰國策來曲盡事情（樓迂齋）

前用三項人引起後用兩項人歸結蓋聖人之明一句在老泉原不過扯來作門面話非其意之所屬彼但將下等人來比並以此謂老泉見識最低但于最低處人情事勢說得透徹亦文中之雄耳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敘事）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

（引鮑叔妙凡文章好證據只須在本身上）

（劈空先斷定以下逐層疏發出來）

（一層先卸到威公）

（二層從威公卸到管仲然其說尚在下）

（案）

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

五霸莫盛於威文二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襄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之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

吾觀史鰌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已有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覆及警策處多 呂東萊

大旨只是答仲之不薦賢自代然却遠王說起逐節博換逐層襯貼逐段翻駁千呼萬喚而後出之遂使意無不盡此篇最可為學文楷範

審敵論

中國內也四夷外也憂在內者本也憂在外者末也夫天下無內憂必有外懼本既固矣盡釋其末以息肩乎曰未也古者夷狄憂在外今者夷狄憂在內（大綱分明）（設難以發之）

未也古者夷狄之勢大弱則臣小弱則遁大盛則侵小盛則掠吾兵良而食足將賢而士勇則患不在中原如是而曰外憂可也今之蠻夷姑無望其臣與遁求其志止於侵掠而不可得也北胡驕恣為日久矣歲遺金繒以數十萬計昔者幸吾有西羌之變出不遜語以撼中國天子不忍使邊民重困于鋒鏑是以虜日益驕而賄日益增迨今凡數十百萬而猶慊然未滿其欲視中國如外府

然則其勢又何止數十百萬也夫賄益多則賦斂不得不重賦斂重則民不得不殘故雖名為息民而其實愛其死而殘其生也名為外憂而其實憂在內也外憂之不去聖人猶且恥之內憂而不為之計愚不知天下之所以久安而無變也古者匈奴以下論敵之情勢之強不過冒頓當暴秦剌劍劉項戰奪之後中國猶然矣以今度之彼宜逐入踐中原如決大河潰蟻壤然卒不能越其疆以有吾尺寸之地何則中原之疆固皆百倍于匈奴雖積衰新造而猶足以制之也五代之際中原無君晉塘苟一時之利以子行事匈奴割幽燕之地以資其強大孺子繼立大臣外叛匈奴掃境來寇兵不血刃而京師不守天下被其禍匈奴自是始有輕中原之心以為可得而取矣及吾宋景德中大舉來寇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遂與之盟以和夫人之情勝則狃敗則懲則勝匈奴狃石晉之勝曲折而有景德之敗懲景德之敗而憨未知其所勝甚可懼也雖然數十年之間能以無大變者何也匈奴之謀必曰我百戰而勝人雖屈而我亦勞馳一介入中國以形疲之以數遣之歲得金錢數十百萬如此數十歲我益數百千萬而中國損數百千萬吾日以富中國日以貧然後足以有為也天生北狄謂之犬我投骨於地猶然而爭者犬之常也今則不然邊境之上豈無可乘之釁使之來寇大足以奪一郡小亦足以殺掠數千人而彼不以動其心者此其志非小也將以蓄其銳而伺吾隙以伸其所大欲故不忍以

小利而敗其遠謀古人有言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匈奴之勢日長炎炎今也柔而養之以冀其卒無大變其亦惑矣且今中國之所以竭生民之力以奉其所欲而猶恐恐焉懼一物之不稱其意者非謂中國之力不足以支其怒也然以愚度之當今中國雖萬無有如石晉可乘之勢者匈奴之力雖足以犯邊然今十數年間吾可以必無犯邊之憂何也非畏吾也其志不止犯邊也其志不止犯邊而力又未足以成其所欲為則其心惟恐吾之一旦絕其好以失吾之厚賂也然而驕傲不肯少屈者何也其意曰邀之而後固也鷙鳥將擊必匿其形晉者冒頓欲以攻漢漢使至輒匿其壯士健馬故兵法曰辭卑者進也辭強者退也今匈奴之君臣莫

（曲折）（又轉以盡其狡猾之情）

此

以其動察之

不張形勢以夸我此其志不欲戰明矣闔閭之入楚也因唐蔡勾踐之入吳也因齊晉匈奴誠欲與吾戰耶曩者陝西有元昊之叛河朔有王則之變嶺南有智高之亂此亦可乘之勢矣然終以不動則其志之不欲戰又明矣吁彼不欲戰而我遂不與戰則彼既得其志矣兵法曰用其所欲行其所能廢其所不能於敵反是今無乃與此異乎且匈奴之力既未足以伸其所大欲而奪一郡殺掠數千人之利彼又不以動其心則我勿賂而已勿賂而彼以為辭則對曰爾何功於吾歲欲吾賂吾有戰而已賂不可得也雖然天下之人必曰此愚人之計也天下孰不知賂之為害而勿賂之為利顧勢不可耳愚以為不然當今夷狄之勢如漢七國之勢昔

（此以其靜察之）（東上拖下）（以下論我所以禦敵之情勢）（辨難）

者高祖急于滅項籍故舉數千里之地以王諸將項籍死天下定而諸將之地因遂不可削當是時非劉氏而王者八國高祖惧其且為變故大封吳楚齊趙同姓之國以制之既而信越布綰皆誅死而吳楚齊趙之强反無以制當是時諸侯王雖名為臣而其實莫不有帝制之心膠東膠西濟南又從而和之于是擅爵人赦死罪戴黃屋刺客公行匕首交于京師罪至彰也勢至逼也然當時之人猶且徜徉容與若不足慮月不圖歲朝不計夕循循而摩之煦煦而吹之幸而無大變以及于孝景之世有謀臣曰鼂錯始議（老泉自儀）削諸侯地以損其權天下皆曰諸侯必且反錯曰固也削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吾懼其不及今反也天下皆曰鼂錯愚吁七國之禍期於不免與其發於遠而禍大不若發於近而禍小以小禍易大禍雖三尺童子皆知其當然而其所以不與錯者彼皆不知其勢將有遠禍與知其勢將有遠禍而度已不及見謂可以寄之後人以苟免吾身者也然則錯為一身謀則愚而為天下謀則智人君又安可捨天下之謀而用一身之謀哉今者匈奴之彊不減于七國而天下之人又用當時之議因循維持以至於今方且以為無事而愚以為天下之大計不如勿賂勿賂則變疾而禍小賂之則變遲而禍大畏其疾也不若畏其大樂其遲也不若樂其小天下之勢如坐弊船之中駸駸乎將入于深淵不及其尚淺也舍之而求所以自生之道而以濡足

（曲盡從來謀國者情狀）

為解者是固夫覆溺之道也聖人除患于未萌然後能轉禍而為福今也不幸養之以至此而近憂小患又憚而不決則是遠憂大患終不可去也赤壁之戰惟周瑜呂蒙知其勝伐吳之役惟羊祜張華以為是然則宏遠深切之謀固不能合庸人之意此鼂錯所以為愚也雖然錯之謀猶有遺憾何者錯知七國必反而不為備反之計山東變起而關內騷動今者匈奴之禍又不若七國之難制七國反中原半為敵國匈奴叛中國以全制其後此又易為謀也

（施下）

然則謀之奈何曰匈奴之計不過三一曰聲二曰形三曰實匈奴謂中國怯久矣以吾為終不敢與之抗且其心嘗欲固前好而得厚賂以養其力今也遽絕之彼必曰戰而勝不如坐而得賂之為利也華人怯吾可以先聲脅之彼將復賂我於是宣言於遠近我將以某日圍某所以某日攻某所如此謂之聲命邊郡休士卒偃旗鼓寂然若不聞其聲〻既不能動則彼之計將出于形除道剪棘多為疑兵以臨吾城如此謂之形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寂然若不見其形〻又不能動則技止此矣將遂練兵秣馬以出於實實而與之戰破之易耳彼之計必先出於聲與形而後出于實者出於聲與形期我懼而以重賂請和也出於實不得已而與我戰以幸一時之勝也夫勇者可以施之於怯不可以施之於智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鬬者也雖然蓄全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待之則聲與形者亦

（以下指出聲形實三字作通盤打算）

（反覆曉暢）

（某寫妙）

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又推出一意以結尾）隣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蘇氏父子之論虜情大畧本此（孝廉門）

只是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篇中亦以此分段落而曲盡其情勢

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韓許公節度宣武軍李師古忌公嚴整使來告曰吾將假道伐滑公曰爾能越吾界為盜耶有以相待無為虛言滑帥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除道翦棘兵且至矣公曰兵來不除道也師古詐窮遷延以遁愚故曰彼計出於聲與形而不能動則技止此矣與之戰破之易耳方今匈奴之君有內難新立意其必易與（又推出一意以結尾）隣國之難霸王之資也且天與不取將受其弊賈誼曰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以病而賜罷當是之時而欲為安雖堯舜不能嗚呼是七國之勢也

蘇氏父子之論虜情大畧本此（茅鹿門）

只是兵法所謂知己知彼篇中亦以此分段落而曲盡其情勢

項籍

茅云主客並起作文勢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

此處且未入項籍先將取天下之慮說是文家步驟

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為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于垓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于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

筆力提振得起

指出一事立論

并無量

沛公從峣關入原是此意籍但奉命敢趨耳

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〻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徒才無益）（夫虞）

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亾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亾秦之守籍不能入哉（一難）（指畫分明）

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亾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戀兢〻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

（言正所以救趙）（老泉之計本此）（所謂取天下之慮者只是先有箇威行胸中）（茅云借客相影游衍議論）（茅云竟就）

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警籍則其勢不得強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不在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秦心而良將勁兵盡于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以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以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迫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壟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也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舍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荊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真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

容身結束自是洒落

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于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積而藏諸家推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于瞻范增論做此立意但此文疎橫范增論較緊密耳老蘇文不甚用起伏照應之法如此篇就客徑收絶不廻顧文章照應之法史漢後至韓歐而始備老蘇文學先秦故往往脫略自在

仲兄文甫說

洵讀易至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曰嗟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而以混一天下者也蓋余仲兄名渙而字公羣則是以聖人之所欲解散滌蕩者以自命也而可乎他日以告兄曰子可無為我易之洵曰唯既而曰請以文甫易之如何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瀰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然而發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感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縣如繩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

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汩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于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則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出則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

（樓云學莊子）（轉進一層）（熱題）（妙理使人咀味無窮老泉文中得此意極少）（承前段意）（承後段意）（樓云上意在此一轉不然却是一篇風水論）（收亦渺然）

狀物最妙所謂大能使之小遠能使之近此等文字古今自有數（樓迂齋）

風水相遭一段已盡肖物之妙又進一層推出無意求文而文生焉其妙乃至不可思議則前段猶止得其形而後段乃得其神也學者讀此當悟作文用意之法矣

族譜引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堯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于眉（敘譜倒用公穀法文極簡嚴）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為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為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接上議論先倡數句後出之）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于親主見于服始于衰而至于緦麻而至于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

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樓云無人如此發明）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塗人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于塗人者勢也（纏綿悽惻言短而意無窮）勢吾無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塗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悌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

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為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為戚欣兄弟之情如足于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議論簡嚴字數少而曲折多非特文章之妙可以見忠厚氣象不可草草看過（樓于齋）

序族譜勸親睦皆人意所到此反推原必至于塗人之勢而令為塗人者孝弟之心油然自生乃是立言之妙

中華古籍保护